

季達著

宣傳學與新聞記者

中南文化協會刊行

中華民國二十一年九月初版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四月再版

版權所有

著者

季達毅生

發行者

中南文化協會

發行處

中南文化協會

分售處

國內外各大書局

宣傳學與新聞記者

(實價大洋四角正)

上海龍華路一三五八號

序

我國交通機關之不發達，與宣傳消息之不靈敏，每遇國際輒爲敵方所眩惑，不能引起世界正確之輿論，藉爲我助；

法中東諸役，近者濟南皇姑屯中東路各案，我國本有極正

奈我事事落後，彼信口雌黃之謬說，已早轟傳於全世界，以

聞，積非成是。雖曰弱國無外交，然閉塞不通，亦未始非最大原因之

一也。歐戰開幕，協約同盟，雙方各施其神速之手腕，鼓吹離間，曲

盡其能。戰後蘇俄之革命，土耳其之解放，法西斯黨之專斷，縱橫

囂闐，尤極五花八門之妙。彼其朝野上下，自國家宣傳機關，以遞社

會新聞組織，應有盡有；然猶有工拙之相差，適時與不適時之異點。與其謂協約國之勝於兵力，毋甯謂同盟國之敗於宣傳。與其謂俄穩健黨之失於遲疑，毋甯謂俄激烈黨之成於操縱。當此人心浮動，道德淪亡；得喪之機，稍縱即逝，有非株守正誼公道所可語變者。深閉固拒如我國，又焉得不著著失敗耶！季君毅生，既任朝鮮領事，且對於殖民地之壓迫，及滿蒙勢力之潛植，日進無已，要皆鋒。而還顧祖國，覺此項之設備，猶在草昧萌芽時代，怒而餘之暇，乃著宣傳學及新聞記者一書。略分七章。其宣傳學大於歐戰時各國之所刻苦經營，及其珍聞軼事，若新聞記者，則以之各大通訊社爲主體，以附之以種種常識。以交涉專官而能耐煩撥冗從事纂述如此，其用力可謂至勤，其用心可謂至苦。今年四月，走書

得世界之同情。吾既不克超乘躡級，與世界之宣傳家爭一日之長短，亦惟先就吾主義發揚光大，而徐及其餘。吾有口，口不離主義。吾有筆，筆不離主義。國不分內外，種不論黃白黧黑。一以主義相輸灌，事半而功倍，利九而鈍一，未有便於此者也。讀者疑吾言乎？吾以愛人，彼以恨人。吾以解放，彼以壓迫。誰無天良，誰無是非。彼之不能抵抗吾主義，猶不能挽就下之水，而使之逆流。揮將沈之日，而使之倒走也。季君原著，固亦歸重於總理主義與宣傳方法；然猶未能喚起本國宣傳家與新聞記者，俾作一致之步趨，故稍爲補充其說。至全篇尙有待於商榷者，其宣傳學則略於古代歷史，及蘇俄意土之最近資料。其新聞學則未及近代歐美各有名報社，似百密尙未免一疏。其外交事件與宣傳一條中所謂：「目前各國所派遣之大使公使，

以及其他外交事務官對於駐在國之一般事情，時常設法搜羅其可爲外交上之材料；並爲惟一之參考品者，尤注意徵集。故無論駐在何國之外交事務官，輒設置新聞翻譯主任，及事務員數名，以便將該地當日新聞紙所發表之重要記事，盡量譯述，既可作爲自己之參考品，亦可作爲報告本國之材料」云云，足資吾國借鏡。予承乏外次，時常以此爲惟一之希望，徒以外交經費之支絀虛懸，而莫能一試。然通函各使領，未嘗不反覆言之。季君亦外交官之一，他日能作爲報告，彙集成書，尤予所歡迎而樂爲之序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濠上張我華叙於內政部

序

宣傳爲一國要政，列強對此，組織嚴密，機關四佈。通信社如：英之路透，美之聯合，日之電通，俄之達斯，法之哈伐司等，均朝刊一紙，夕騰萬邦。世界新聞，幾盡受其支配。中國向不以宣傳爲重，年來雖稍知籌措；而以內戰迭起，未遑建設。帝國主義者，得製空氣，瀰漫國際。使友邦對吾不特無信仰，且亦無同忱。十七年濟案與十八年中東鐵路之事，日俄恃其素有設備，得向歐美恣意宣傳。迨吾事實報達，而先入爲勝，人已不復厝意。正義莫申，有志之士，怒焉憂之。駐鮮領事季子毅生，近有宣傳學與新聞記者之輯，洵吾國國民

革命進程中切要之作也。夫所謂宣傳者，貴以真確之資料，貢於公衆？以堅其信仰。俾對吾有真確之理解，然後能獲其同情之援助。若僅用機詐，專事虛報取勝，則不過淆惑一時；迨真相既白，厥後卽爲確實之報告，亦將失公衆之信援矣。故宣傳術雖可異變，而總以基於事實與合乎正義公道爲原則，此則宣傳學之正解也。毅生曩任事於外交部情報司，其於新聞界之晉接週旋，與其覃討宣傳之學，愚固深知其爲實心治事，劬學有得之人。斯書之刊，蓋亦素日之所志事而體行者也。問序於愚，因識數語爲歸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五月十日吳天放序

序

宣傳之學，自古有之。降及歐戰，其用乃著。今蘇俄立國，且以宣傳爲基本工作。噫！宣傳之義大矣哉！

宣傳初無善惡可言，後世濫用，以白爲黑，將無作有；歐戰中擾亂人心，破壞和平之事，指不勝擣。故今之以 Propagandist 名者，其言往往不爲人所信。國際間訂立條約，有特別規定，不許宣傳者，則惡意宣傳之結果也。

我國向無所謂宣傳，且蔑視宣傳，又任外人宣傳，而不加取締。以致毀壞離間，爲所欲爲。十餘年來，國內則禍亂相尋，國外則聲譽

墮落，根厥原由，亦無一不受外人惡意宣傳之影響。

宣傳之道多端，而含有國際性質之通信社爲最要。予意我國外交失敗之原因，缺乏此項組織，必居其一。遠如巴黎會議，與華盛頓會議。近如濟南慘案與中俄交涉。覆轍相尋，言之痛心。夫吾人發抒意見，須賴他人人口傳，斯已失其自由矣。倘與彼本國利害有關，卽更有輕重失真之弊，或竟爲相反之宣傳。中立國非無主張公道者；然含有政治作用外，決不願爲我宣傳而開罪友邦，此理之至明者也。故每一外交問題發生，世人爲先入之言所惑，罕與我表同情。迨事後真相畢露，而已等陳事不說矣。要之，吾人不必責外人不爲我宣傳，有時且須反宣傳，因彼等各有其背景，對我無責任可言。吾人所當覺悟者，卽自己不可少此種通信社之組織耳。

此種通信社之組織，不難於對外，而難於對內。緣外人在我國散布新聞，吾人有權購買之；而獨占發行，或竟禁止其發行。然吾人採取此種手段以前，須有一代替物。且欲與外人交換消息，則更不可不有完密之通信網。

通信社之勢力，以通信網之完密與否而定。我國爲事實上便利，可分四步，次第進行：

第一步：設總社於上海；蓋上海爲中國交通中心，亦新聞事業最發達之區，去首都又甚近，其地位彷彿美國之紐約與華盛頓，故不必以南京爲通信網之中心。

第二步：設分社於中部之漢口，南部之廣州，北部之天津，西部之成都，東部之瀋陽。各在附近區域內，蒐集新聞，不使遺漏。

第三步：設支部於各省會，派通信員駐於各大城市。

第四步：派特別通信員駐於蒙古之庫倫，西藏之拉薩，南洋之新加坡，英國之敦倫，日本之東京，美國之紐約，俄國之莫斯科，及歐洲大陸之日內瓦。蒙古，西藏，爲我國領土；南洋爲華僑聚居區域，吾人應視與內地同其重要。英日與我國關係，最爲複雜。俄美係新造之邦，日內瓦爲國際聯盟所在地。已成歐洲政治中心，皆有特派通信員之必要。以國外新聞言，吾人雖可向外人購買消息；但此種消息，是否於吾人有興味，合乎吾人要求，尙是問題。且與吾人有特別利益關係之消息，非吾人自往蒐集，恐不能得其真相也。

此種通信社，莫如由報館自己組織，而政府從旁幫助。因政局常有變遷，而報館則否，且爲對外信用計，亦可免「御用」之誚。政府

對此通信社，所最易爲力者，卽賦以代表中國之資格。如命令，宣言，條約，必交其一手發表，給以種種便利。如電報，電話，及無線電之使用，得享有優先權。

如此，國人欲得國際消息，或外人欲得中國消息，均可由此通信社供給，而不必外求。由是中國新聞事業，乃能自立。而可與言與外人交換消息，而後宣傳之目的始能達到。

有此通信社，卽可製造空氣，爲所欲爲乎？曰：不能，抑且不可。誠然，世界各大通信社，誰不對其國家負有宣傳責任。但亦於緊要關頭，不得已而偶一用之。雖吾人可與外人訂立條約，彼此交換消息，但吾人所給於對方之消息，不能保其必傳佈；更不能保其國之報紙必登載。吾人對於彼等所供給之消息，不亦有選擇之權乎？彼此須

負正確之義務也。惟吾人深信，凡吾人所欲言或所已行者，至少可以介紹其真相於世界，使世人對於吾人之誤解，可以消弭於平時。其實吾人能達到此目的，亦足以自慰矣。

予歸國後，曾以此義游說政府與報館之間，徒以茲事體大，多觀望而不前。今季君此作，本其外交上之經歷。對於一國宣傳之重要，言之綦詳，洵足以資今之談革命工作，及有次殖民地之痛者，知所採擇也。

中華民國二十年六月一日戈公振序於申報之尊聞閣

序

不見老友季子毅生久矣。綠衣使者來，授予以宣傳學與新聞記者一冊，讀後始知爲季子之近著。季子固官於中華駐朝鮮京城領事館者，乃保持其留學東京時代之狀態，從政之餘，勤勤懇懇，不以編譯工作爲苦事，爲煩悶，而居然成就此有益於社會國家之著述，以貢獻於祖國。然則其得天獨厚，官不忘憂之美德，誠足以風薄俗而詔同志。我於季子之著述，其能已於言乎？夫宣傳學之名詞，雖極平凡，而宣傳之工作，却甚重要。猶憶歐洲大戰時，國內中外報紙之所得消息，胥偏於協約國，故同盟國之戰敗狀況，固無日不躍於紙上。然細

按之地圖，三五月之戰爭區域，仍不離夫方寸。於是知戰事消息，髣髴迷離，莫明究竟。而社會一般人士俱欣欣然以爲協約國果戰勝。蓋按圖索驥者少，而以耳爲目者多，真僞莫辨，而協約國宣傳之目的達矣。德奧戰敗之原因，固極繁複，而其作戰情況之不善宣傳，致爲敵方消息所混亂，難得中立國之同情，亦爲戰敗之一大原因。「五卅」「五三」事起，以對方宣傳力強大之故，世界各國竟誤以我國爲理屈辭窮。及後雖有不平者力爲辨誣，冀伸公理，然終以先入之故，我人於國際地位上吃虧不少。然則宣傳學之與國家命運，其關係不綦重哉！但徒有宣傳機關，而無頭腦清醒，久經訓練之內外勤記者互相聯絡，互相戒勉以爲之，宣傳之目的仍不得達也。故今後之宣傳學，當爲一種獨立之科學；而新聞記者，亦爲一種專門人才，絕非無